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30 1940

T3134/3227.81

5

卷之六

晉文公去思碑記

劉 雲

邑去民近今觀古子男朝之發政施令雖有而無  
 如路而州乃責成於邑服備之所從貢賦之所供  
 刑罰重輕議請有直紛沓楚卒且給不暇故治邑為  
 勤而治嚴邑為尤難大都路澤州坊山縣其史其師  
 守文卿河關其州東其守人請書德在日勤行義人  
 其守守節內有為德不... 其能守節其德也其

房山縣志卷之六

縣尹史公去思碑記

劉賡

九人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邑去民近令視古子男朝廷發政施令繇省而部部  
而路路而州乃責成於邑版籍之所紀貢賦之所供  
刑罰重輕牒訴枉直紛沓叢萃日給不暇故治邑為  
難而治畿邑為尤難大都路涿州房山縣尹史君郁  
字文卿河間景州東光縣人讀書懷古自勵行義入  
仕操守清白有錯綜才所至著能聲前任歸信也其

民感德樹碑參議張公養浩既為之文矣及為是邑  
始至濶略細故若不經意不知者視為常才暨徭役  
煩興詞訟競進而君處之裕如泛應曲當吏民乃大  
悅服州司有獄久不決以檄公公訊問得其情復化  
之以德禮嘗躬詣閭里勸民農事每丁歲課植桑棗  
二十株怠惰不如命者集眾責之期年田無荒蕪  
多矣茂民衣食優裕皆舉手加額曰是皆史公之功  
而此後之和平實運年不隆其直公訴之省

為朝會之費皆自水茂甚急公以  
其時泣訴於上司不從願黜能令以

其至誠而允所請遠邑邑之老倪  
備歌詠  
交齊禮謝者不惟不自于  
義等欲效歸信

勒石記德求文于余  
實在于今  
雖卑而責甚重  
守置民生休戚於  
繁詞訟之

培克以自厚者往而見其山近在畿內北地也  
為難治而史君之為政少而得乎民如此其可無  
言乎乃為之銘曰

涿鹿之野 其地易山 無於其地 俱實顯象

令才弗良 遂蒙厥職 惟已之 則民之

史君戾止 卓爾為 美利其德 稱政以杜

道化是宜 仁風玉 獄辨既明 農桑息

言君未至 是為 今君來思 民方

長苗盈疇 嘉植蔽野 歌以永言 戒示來者

縣尹朱公去思碑記

馬守志 元人

自古治國家者以愛民為本山朝廷而路府以路府  
為親于民也山路府而州縣以州縣尤親于民也今  
縣尹秩同三代子男其為政尤異唐試書判理人  
策迨至聖元妙選守令為之念務內外皆許保舉  
能者超陞擢用否者考其才力而考察勸課之有  
術任賢愛民之美意也

卷之六 京輔劇縣得撫治

之道獲乎上悅其民不負選保之責者其惟朱公與  
公名禮字節文大都開陽里人冠之年喪父事  
母孝著鄉里學問優長修潔詩書明習文法辦理閑  
雅自宜徵院擢用轉留守司掾請司獄司官歷有能  
績選京倉使羨餘糧二千一百碩欽遇明詔選保守  
令內外交章薦舉吏部銓注從仕郎房山尹兼管本  
縣諸軍典脅勸農事公下車之日發號施令典刑除  
害嚴禁吏卒車去擾民之弊慈愛百姓終日未嘗言

刑凡有所頒賦役置簿比驗貧富科攤均平而民不  
敢稽緩其限田畧審其侵奪者經正之獄訟察其可  
疑者明辨之戶婚久未決者隨判之盜賊有未獲者  
催捕之孝弟事于父兄者勸賞之豪猾橫于鄉里者  
威振之撫治踰月民心大悅至正五年冬十月中興  
庫提與引校尉數員稱資政院委官和買木炭逐年  
節次不下十數萬斤侵漁百姓結舌吞聲無可伸訴  
公審知其弊赴上陳告蒙擬本院合屬收買其他估

恃權勢者聞之相戒絕不敢以非禮犯也此謂非遇  
公下情何能得達於上哉是年獵者百餘人指稱飛  
放徧擾鄉民公問之曰此縣假山傍嶺並無水泊何  
嘗有天鷲鷓鴣飛落耶獵人無辭出縣互勸曰朱縣  
尹有愛民之誠在任之時勿入房山之境此謂除去  
積年擾民之弊矣至正八年四月大旱公齋戒沐浴  
率僚屬耆老告天祈雨不旬日甘澍應秋七月螟傷  
稼公徧禱神祠越明日螟蟲盡抱草木而死是秋穀

大熟民賴以濟此謂一誠格天心若此矣

不藝種得時栽植有必勉勤勤謹諭戒游怠冬

隙設立學校使民讀書欲知禮義比及三年田

無盡皆開闢民有流移咸來復業聽守寂然絕無爭

訟囹圄空虛盜賊屏息非才之過人遠甚孰能若是

乎一日鄉邑耆宿孫榮王祥等會議曰朱公來則施

仁愛之風化夫則民思其德澤雖古良吏無以過矣

宜樹豐碑表其異政僉曰固所願也於是進義副尉

白紙坊大使杜仲嚴儒學教諭王賢詣余以文為請  
懇辭再三請之愈切不得已依行狀之實蹟謹繫銘

黃故朱公 性賦忠勁 家傳清白 身修心正

歷任東都 遊擢邑令 下車之初 宣布明命

以臨省刑 興利除病 威振權豪 仁愛百姓

以心拜祈 甘澍隨應 合境懽忻 毫倪歌詠

火噴剪除 神致致 天感至誠 戡蟲盡厭

成勿憚 化民無競 盜息獄空 訟簡廳靜

一方遺愛 百里流慶 杜召德齊 龔黃名並

百宿樹珉 以紀善政 勸勉將來 永為鑑鏡

達魯花赤脫脫帖木兒去思碑記 張宏振元人

仕宦之適用者不以治事之難而藏其用濟物之存  
心者不以任川之小而廢其心治事雖難而為之者  
易任用雖小而所成者大苟非誠心脩身謹行有所  
操守者而能若是耶前大都路房山縣達魯花赤脫



脫帖木兒從仕康里人氏世爲右族廕先祖之職首  
監是邑下車以來訪黎庶之艱辛華吏隸之弊病勸  
課農桑興舉學校慨然有政清安境之志嘗曰凡民  
有不便之事隸我者我得而伸之自京府者我得而  
訴之上年經值螟蝗痛傷禾稼百姓乏食饑者害而  
死者且死公到任視之不忍卽往政府訴于執政者  
蒙賑濟全活者甚衆是年京府修理海子听令本  
縣到地一萬八千餘根并八作司計置白木

一十萬斤芻根爪兒二千三百副公爰曰往年蝗災  
今歲值旱百姓艱食人不聊生饑者未甦而病者未  
起而復加之差徭重困斯民誠可哀憫公極言于上  
所司者憐公之誠懇再三往訴特爲除免又有在獄  
盜馬賊所指張蹄兒者公爲審理視其文具察其情  
由知其冤枉更爲平反矣明年值天旱焦禾沒稼公  
病瘵于心露頭跣足於境內山川所在神祠以誠祈  
禱感應甚霖歲則大熟年例喂養驛馬者公告及減

半又明年關撥折草食鹽較之他邑斤重飽足自公到任凡有合着差徭賦役皆務均平不勞而辦比之往年三減其二治民有方各安其業而流移他所復之者衆野無遺田嚴立威信止盜息姦革去濫設之徒吏畏其明民悅其澤政聲日起而詞訟日少始下車至于終任昔寶赤人等未嘗入境擾民爲害民懷公之惠爭獻香斗旗帳及瓜期年寧免有勒銘之意是以四鄉同邑之耆士王仲禮齊林等齎

行狀請于合辭懇銘余謹辭者恐不得已其前行此等而爲之銘曰

濼公德政 曷云其忘

治具畢張 晉之滄岳 漢之巽黃

遺迹俊良 雲霄鴻鶴 枳棘鸞鳳

士儼其先 銘勒金石 千古垂芳

邑少宰王公去思碑記

趙鏞 良鄉人

嘉靖巳酉仲夏之吉房山邑庠生齊子顯等率邑之

父老輩造余村居而請曰吾邑少尹赤岡王公諱範  
字應瑞江右大庾人爲鶴軒翁之子得家傳之學厄  
于場屋以上舍歲丙午蒞吾邑董馬政先是者任刑  
括常例以實囊橐公至懲而罷之公操存廉潔上官  
恒交署篆凡可利吾民者靡不罄竭心力卽額辦流  
葦鶩翎等項非土產者公轉達革除以省民財陞地  
倉運粟山路嶮峻轉輸甚艱公議申折價以節民  
先年協濟會同館涿州良鄉大興等縣傳應是役

鮮不破家  
委者執欲  
精脈理士  
是德澤旁  
士民遮臥  
失乳哺也  
命敢巧言  
相接休戚  
均歸亦與  
聞公之善  
政久矣寧  
忍以不

文辭夫有生來富壽安逸人情莫不欲也公能省民之財民斯富矣節民之力民斯逸矣從民便而活民生民斯安而壽矣四者政之大君相所以治天下方伯所以治藩鎮守令所以治郡邑未有舍是而能成治者也古今論治者恆曰重守令丞輔乎令而尤近夫民者也職也學循其分道尤易行也是故仕無論乎崇卑行吾道而已吾道行雖丞猶夫守令方伯也

訂善道之器行雖

亦足以爲故明道夫子爲主

簿後世以來未嘗以主簿而小其道職卑而道崇公之所以屈夫職而信夫道也方今聖明端拱穆清求賢圖治有承流宣化之寄者可不加之意乎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書曰民罔常懷懷於有德公其有得于是也哉世之漁獵斯民爲所讐惡者於此可以自媿矣雖然大率爲丞者遇有善美多爲令所蔽忌一亭公能喜公善政悅民去思是又以民爲心兼愛而廣濟者也麗澤休

休易可以無記抑余于是而又有感先達曰士不可  
為宰相當作明醫調和造化變理陰陽宰相之職也  
人身具造化陰陽者也調變之功一焉國初有以韋  
布業醫得授御醫而登崇秩者矣近年保定霍氏亦  
以是學薦用名動京師他日公之術入望聞妙超工  
巧擢醫院展國手上以願聖躬萬壽之隆下以培生  
靈命脉之厚循良史傳永永垂芳此又錦之所深望  
公者也因并記之以徵來者

縣尹鄧公德政

張文憲

與政在管自秦以還昔 易而郡縣分諸侯罷  
今置傳稱郎官上應列 則令尹之責為益重  
何也其為職也最專其 民也最親其職專則  
為民不必泛焉以從事 民親則政令之布  
逮厥澤易于下究矣 求其為治之大凡曰  
曰九事條目雖殊恤民 一伊口口導口而  
之而爭奪息教之而倫 一明則夫正其德厚

其用者殆將靡所不至。我聖祖御極混一區宇，  
 六選官則令尹之設視。尤重爰自國初以迄，  
 所以收治平之效者率。於此荷歟休哉房山等，  
 順天負京師右臂地瘠。貧差繁賦重項因之以，  
 僅加之以多事槩諸畿。遂號難治鄧公平門以，  
 才碩望早掇巍科併計。銓曹因奉命往尹茲邑，  
 及下車輒諮民瘼作而。曰民者邦之本也吾之，  
 不培其本則國曷安。子其民用之於缺上之，

言成于我者如何下之。以望澤于我者如何，  
 敬慎以副之乎。是以。正之心敷平易之政，  
 二款則寬而不。於刑獄則明斷簡孚物，  
 三選情於。士類振興於農桑則，  
 而收獲有賴息。節費用修城池以固，  
 馬政則草息益蕃編。口則豪強咸畏里，  
 費出有經催派時而大。一是竣憂管轄之煩也，  
 申請上司而其役遂寢慮。木之勞也則調停裁，

而民力以紓振法度而冠

血悉弭勵精敏而吏胥

過纖毫無染宿靈頓祛滌

心既霑舊習盡革乃德

漸被民皆禮讓是循克故

甘行奸慝之爭奪息矣

少之倫理明矣閭閻之

發遂矣是以士民熙熙

誦愛戴傳曰體以強教

師以悅安之民皆有笑

尊母之親公之謂歟撫

節使諸上官刻厲

獎疊至其詞有曰在心

愛敷政寬和有曰有

之才而持之以敬有節

之政而施之以誠在曰

其切愷悌之懷理訟起公平之譽有曰守官勝

之操敷政適寬嚴之體有曰邑疲賦急而調停

其宜俗悍弊深而處置成底其績寧惟是與大率類

是嬰皆寔錄也噫嘻偉哉記言居下位者在獲上治

民之有道而歸于誠身替人謂守官之法有三曰清

曰慎曰勤所望於賢令者明且切矣惟公得卜之譽

若此得民之愛若此允乎三事克全官箴恪執雖紀

傳所稱若忠君若仁父若召父若社母亦不是過斯

固循良之末表司牧之子特者矣余初會公見其勤止端凝論議醇正知其涵養有素恆以遠大之器

之至是治下國子生紀子舜官楊子江齊子顯借

生李子梓胡子鑑趙子俊耆民傳漢陳銘等諸余

又以孝厥賢乃益驗其符余夙望也故不辭固陋

為鄙說實紀公之善政勒諸貞珉以見幾輔得人

之正邑人永世稱頌殆將引之于未艾矣書曰若

夫下若水也夫若水之德在而不竭

其德則夫陟屺望野之端

公官轍之光乎公字其名也夫其字

天西咸寧之詩禮右族云

縣尹李公去思碑記

鄭民悅 邑人

嘉靖丙寅歲東魯李公豐崖來司房牧時我房山節

年荒歉民半流移兼以內賊中貴與國同休之家侵

漁者十之三四而閭閻呻吟疾苦之聲不絕如縷公

自下車夙夜警憂若自致之而惓惓以復故為已任



是以司楸棍者懲民之田則抗疏以禁之而不憚于  
天顏之犯辦紅爐者伐民之木則明法以絕之而不  
恤夫冬官之校招入版之氓雖公侯之僕亦皆均寄  
養之焉雖閭閻之族必行廟學將領感中官之養者  
以新之而輪煥之光足以對萬民之瞻仰城垣已圯  
勸富室之義者以助之而高墜之利足以爲百世之  
帡幪不徇於私傷則徒行以禱之而滂沱即見于頁  
以民乏丁耕鋤則出粟以濟之而毫末不加于

全孽子狼狽之產諸寒士秦晉之賦加賦于寮室之  
而掄擢者先後數人敦敦誨于生徒而科貢者紛紛  
多士鄰封之寬狹而來質其誠皆曰願撥霧而見青  
天鄉衢之奸宄而爲摘其伏皆曰能除莠以茂嘉穀  
至于宦途久歷清節不渝而皎皎心地之光明雖冰  
玉不足以擬之當道明公罔不知其賢者迫于關院  
僥公以優于邊務薦之遂擢雲中別駕而群姓聞之  
皇皇然若無所歸或泣訴于臺司或呼號於銓部或

而疏于形擗咸欲借寇一年而秉均者亦爲之感泣  
遂易以保定衙而仍攝房事自是而聲蜚朝野德重  
縉紳移檄持旌者三十餘度而廣薦者亦交章焉雖  
占之循良其獲上得民未必若是其深也未幾踰年  
而復加以通郡牧蓋諒其公之所以爲民民之所以  
留公者而不忍遽使之去也寒暑六易治績有成民  
之愛益深公之仁益至而上下相親油油然如父子  
是歲仲春乃擢保定二府以公之大器終非小邑所

淹而不敢復爲之留也命出已然而上夫黎庶固不  
垂涕遠送於途濟濟如市歸而思君命余記之余曰  
凡小人之情趨炎于一時而機之相投究同骨肉一  
且勢不相攝而視之若塗人然矧于去後之思乎此  
固德化之未能孚人者然也惟夫我公體仁心敷仁  
政外則溫厚內則剛方君子化其風小人旣其惠是  
以在任而民戴之旣去而民思之也彼甘棠墮淚之  
仁人心者豈獨古哉夫公之始遷房山而阜平思之

既擢保定而房民思之復之罷大而聲濶膏沃而光  
益增秩進爵行將大有爲矣又焉知思之不及于保  
定耶公諱琮字協中號豐崖戊午鄉進士世爲武城  
之鉅族云

邑侯陳公去思碑記

王圖

西京人

聞軒陳公道當今上初歷令房山治平爲畿輔最已  
擢南廷計以去邑人德公益比屋尸而祝之迄今一  
十餘年邑人德公彌深思公彌篤意來寄其思于

永而諸父老知余習公介可余言紀之余因進父老  
問狀并讀宗伯張公所撰公傳乃知公醇膏濃液淪  
浹邑人骨髓甚深而大節則在均徭平賦縮已豐民  
興學校隆教化而所最難者在抗倖瑞忤津嬰以庇  
子遺之赤子固宜邑人繫思若斯之久也憶余上公  
車時公適以治行異等徵入稔公賢而茲又辱嗣君  
都水公交雅敢不唯唯受簡按公諱庭訓字孔學別  
號聞軒豫之泌陽人也其世系履歷詳公家乘中不

具述述公所爲治房山者房山迫輦轂下當孔道且治內多椒房姍姍而上所最倖璫營窟于此甲觀象望又旁引諸俠邪相車輔以肆蠱于小民吮髓吸血莫可控顧公廉知其狀甫下車謁神自矢令而澳恣脂韋不克爲民造福捍患者明神極無赦又進三老與之約爾輩瘡痍極矣吾將滌煩蕩苛與爾輩更始爾輩轉告子弟喻吾意毋懼豺虎搏噬輕相動搖毋馮依城社而自以其身爲狐鼠也三老敬諾哭

二三俠邪與之約爾輩所敢扞三尺魚肉吾民之令懦無敢衡也今新令來計與爾衡爾將戢翼豎乎抑謂叢實有神不吾虞也且而獨不鑒于闔瑾事乎一蹶爾輩將駢首僇矣諸俠邪色沮而退則相率訴于倖璫倖璫故貴倨且握內柄聞之心動思有以中傷公而房故有石厰供應御用往屬內閣董其役倖璫故遣黠豎來帥諸虎豹號號而至且譎公陰事公屹然不少動豎輩卒不能有加于公更津津嘆伏

謂撼西山易撼硬令難嗟...可以識公大節矣公  
既力抗倖瑞以翼百姓遠...籍始知房有令而公  
又習知里甲多積蠹為之...徭賦人人稱便又念  
田畝影射者衆躬歷阡陌...伏莽無隱邱群情大  
服比江陵度田令下畿輔...擾而房邑已竣事矣邑  
人感之爭繪生像祠公而...公憐邑人憔悴溺自節  
首裁前令所需供億若干...緡又議減上司迎送諸  
若干緡邑人驩乎若更生...已又瘖疾苦厭笑獨表

嚴教約已又葺壁水宮進博

子方者數

廩餼之躬為校定疑義評

如駁駁

又發委積之餘繕泮壘修

台社岸義

東江秩然蓋六蜡而邑大

治絃誦相

廣置兩臺使者交章薦公

二十餘疏而撫

曲周王公重公才望議謝

谷故有倖瑞免

為思公來復為梗格之卒不調

實直指使者為

江陵門客會江陵自楚還於

使者遲之于房

問語公曰相君故知公公獨  
知君者若知耶且相

公方為畿民解慍顧安得金筭  
也豈在者百數奉揚

相君 無乎公陽若不解出  
百筭致之直指意佛

卒註公中考會彼徵入部議  
公臺諫而蜚語狎至

止按公南京大理評事嗟乎  
以公才品治行夏絕一

此即臺諫何足為公多乃  
豪譏口卒淪冷局質

初心亦何恨者詩不云一  
蔽帝甘棠勿剪勿伐公

何心而恐忘之乎竊怪

此者務華防譽或  
勿能塗人耳目夸詡

宦轍既更民心無便豈  
甚有疾首蹙額恨其去

之不蚤者以公脉之賢劣  
淵矣公任廷評後彌加

意意盈一歲讞鞫乎及多所  
王活其仁聲籍甚南中

不敢湯及第撮公治邑大  
印以勒于貞珉以見后

所為惓惓思公于二十餘年  
之後而不能忘者以

公 恩滅澤真有所以繫其思  
者在亦因以昭示後

來使耳目公者知所儀刑也

邑侯張公生祠碑記

李聯芳

邑人

侯諱肇林字茂卿別號元著松江上海人弱冠連第  
為江左名士初令萬安有異政右族不逞乘大計中  
之改授房令萬安之民思之為立祠侯治房一如萬  
安無不平擾然儼有大略事關利病不愛髮膚  
積萬餘侯革火耗而平出入納戶解戶頌聲  
云 畿三舍有川澤之利閩人乘權采之  
山後服海鹽治六鄉隸之如河南南陽

可問前令怵其在旁之勢百足之扶莫敢發難

為邑之永患侯下車馮有言寔牧民而以十六鄉

赤子為刑餘魚肉乎始剪滅此而朝食其始終舉措

詳在公案碑閣人竄伏二十年廠監几上肉始出茶

葉侯離任之三日閩人揚騶驟至拔幟立幟意侯不

從與侯選其惡於當道再逐之如鷹鷂之逐鳥雀於

是閩人喙人邑之山田為貴戚擅聚之藪寔奸民投

獻之為害侯一繩以法不避強禦于是人莫敢獻亦

莫敢受魏郡之歌岑熙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  
 蠹賊岑君遏之侯之謂矣時歲大稔諸倉懸磬侯憂  
 之亟請之當事得大庾之粟若干斛復請又得若干  
 斛侯酌口賑給周歷窮鄉卽賜無贅聚又于城隈隙  
 地爲百室曰冬生院處鴻民之無依者親行糶粥仰  
 侯稱者幾二千人春盡壯者以農作去侯進羸老而  
 計一癯老進曰自分野殍以使君推食及此亦  
 累使君健則然以俸賞繼之

已時侯每一出齟齬操瓶盂隨之如依父  
 公之教青州侯足辦之矣房之困入荒者幾  
 五十載士氣委靡侯立程開藝開示法門以藝置學  
 二頃以賑貧士又以堪輿家言易譙楊以大門三  
 是科目有人房之文選侯開之也侯下車厭民  
 多訟廉知由代書者之請張侯屏逐其尤民有陳訴  
 頓情處分不供不罪人人自愛草生公府花落訟庭  
 有無恬之象焉先是邑之戶口賦重而不平或產廢



而丁仍或物故而名在或亡人鬻子尚按則受徵為  
 民重困侯一清其敝易九則為平鋪請為永制吾邑  
 無丁戶之累侯之賜也肥蠶之虐七月未雨狼顧之  
 民洶洶思變邑北五十里舊有龍湫素稱靈民數祈  
 不應侯曰吾自禱之時炳暑焦金不乘不蓋穿炎步  
 歸未半途而雨澤滂然人以為侯至誠之格云大  
 上之役頻年采石輪蹄所歷輿夫張勢恫喝伐木壞  
 地民或不稼以待蹂踐侯一折其鋒遂輯行而不致

他如... 鹽徒... 賭博... 惠政...

可殫書一... 之民祇... 是之寬而不知為之  
 者大抵侯之為人... 不伸不情隱顯一真神志澹漠  
 然無染衛民之... 最强御民之轡則寬實心實政  
 史冊所稱茂以加矣蒞房逾二稔入為朝廷司李去  
 之日兩袖清風圖書之外無長物民怡乎若嬰兒之  
 失其母謀立祠問記于余余曰然稽之祀典曰能禦  
 大災則祀能捍大患則祀門戶井皂中霤居常有功

于山縣志卷之六  
三人猶然歲禱而血饗之侯之宣力于我房者大矣  
祠固宜余爲叙次其事以備采風者之實錄云

邑侯婁公德政碑記

楊之柄

良鄉

婁侯以丁亥冬蒞房邑未期月政績兆著隨機應  
動胥合宜甫載餘壺者剝圯者飭缺者周積窳者  
作而振起政持其敦大御下居以廉平破椎埋之  
馴黠猾之民封以內萬戶之衆無不樂其寬肅  
余以隣治編氓家居距房十八里桑梓多隸

老子弟被澤取親頌侯德政者日盈耳不啻邑中之  
士民已正秋房之陳生于應王生明且齊生推者民  
陳甫明等結偕走都門謁余悉侯治績請余文紀侯  
德政勒諸石正之永永余謂侯之績惟余知最詳侯  
之德亦惟余口可據夫房固山國也田多瘠而少墾  
其鄉賦長上者不能當中小豪官軍籍田復居半  
自撥地後存地僅十之三投充除糧地居十之二  
撥兌定州地八十之五徵稅則額誦逮讞則岐而墜

之他所且往...數百里租不足供侯慮民稱貸艱難  
 遂申文 部院 茲輕賦令十一里民闔分定州田地  
 平九則以三...俾民之居者行者無偏苦樂至驛過  
 馬匹為房民之重累原額二十四匹侯蓄之官厰嚴戒  
 芻牧恐損傷...補貽害于閭邑輒申文裁減十餘匹  
 是百姓之死而生骨而肉者洵侯之力歟房邑三面  
 環山石田積...連阡接陌歷年荒蕪不下千餘石侯  
 履畝踏勘...除之邑民數經兵燹幾虛版籍地

...者侯裁之老弱者侯汰之侯時語人曰減丁

為寬徵他邑司農核籍知房邑地瘠民稀凡三征

可少緩其一二也若夫城守緝盜即隣近郡縣無出

其右者西山一帶素稱盜藪侯乃修墩墮儲糗糒時

芻菱簡健卒躬自督巡公餘即單騎稽查啓閉夜則

露宿城頭嚴保甲除隱匿之奸清街巷防伏藏之警

四境清無盜踪東南百姓皆慕山城為樂土也其他

建館興學省刑薄罰決訟無三思無再宿僚吏膠奉

是足不敢竊侯之一顰一笑又非部章薦牘所能盡  
侯也侯復博學游藝彎弓飛騎燕客所不如以侯挾  
文武異才近可列障乘陴遠可備國家非嘗緩急而  
侯獨落落穆穆未嘗少露鋒穎亦不以疾言遽色加  
人舞滑挑之不應疆禦迫之不動余知侯之仁且智  
勇而廉已况房城斗大官署荒涼侯晏然四時藿食  
不謂苦簡騶從入窮鄉不謂陋會計廩庾出入毫髮  
經手不謂煩余嘆服婁侯非學爲令乃學爲苦行者

人也邑令豈足盡侯之才品哉世有物色廉吏仁人  
者試問諸代言之石侯名應奎號射斗以科貢歷仕  
清遼東寧遠人

母邑侯申革里民值日並釐剔夙弊碑記

維房僻處山隅民生日蹙特煩撫字甲午夏雲中母  
侯來尹是邑既下車首詢民瘼獨里下值月一事凡  
諸公務鄉飲賓興春秋祭祀等項雖經制額設銀兩  
然物價騰湧里民每歲幫貼銀不下三百餘兩至本

房山縣志 卷之六  
三  
縣官府一切宴會禮節迎送程給之類亦係里下買辦每歲所費復不下二百餘兩此積弊不知始自何年前任宰斯士者每憚於改絃遂相仍如故母侯自到任後盡革前弊乃逐歛官備與民無涉遂申文本道張副憲蒙批數十年來之積弊該縣一旦除之不第百姓荷無窮之福亦見該縣澹薄自甘政務維新也為民父母自當如是如議行繳適遇涿州禁修城垣侯論士民赴木道呈告闔學生員高秉忠等具呈

張副憲蒙批隔境修於理不願准免協助俾

房山縣查行存案十一里具控本道蒙批已批免

矣仰房山縣照行存案有據又以城垣圯壞倡先捐

俸銀一百三十三兩致紳衿賑財里民効力繕葺週

垣共一百二十丈有奇念學巨頽廢捐俸銀四十兩

復設處銀三十兩鼓率闔學助資助工於十三年八

月內動工修理啓聖祠西廡處查有里下幫貼快

役喂馬草料銀每歲三百兩行申革又本縣看監

禁卒經制雖有額設工食每歲里民幫貼錢百十餘緡亦經申革復有陵戶馮九仕等自順治三年分發充

金陵陵戶除撥置香火地外仍每名各給養贖地責令于春秋兩祭置備祭品等項凡遇

陵寢一切迎送供給等費仰應眾陵戶置辦謹馮九仕等侵租藐祭復將供應繕修等項濫累里民致闖

學生員陳于應等具呈本縣里民張令考覈控本縣

馮九仕等懼禍逃京呈請控

審盜 部內云馮九仕等侵欺冊錢托名自備祭品

遂將不堪之物致祭

金陵國廟傍議沸騰欲飾已罪以借張令芳職官派

差先行控 部九仕之乃誣殊不可解但念守

陵有年姑從寬免而令芳之賄只夥告審無實情相

應免議至於香火地畝原為置備祭品之用仍應照

舊各陵戶均佃輪租治備祭品如再不堪該縣即行

申報究處其養贍地畝亦應照給以爲守

陵之資嗣後陵應陵役民理以差則彼此各無派擾而葛藤永斷矣仍咨到部司除所用祭祀錢糧已經戶部撥給地上耕種起租不議外看得巡撫咨稱止交付知縣查審不無邀完應照令州官親提逐一質對審明云知縣既以懇請致祭以後于未祭之先該縣親看祭品致祭也其陵戶馮九仕等先經稟稱總押張令芳賄買一員在縣邀呈串通里下

人夥告等語後地方官申稱九仕巧供並不曾有告張令芳賄買生員在縣邀呈之事但事係怠忽祭物寫圖脫身控告相應將馮九仕責徹革退但巡撫咨稱伊看守

陵寢已二三世相應申飭前來應將馮九仕等各責半五板仍着看守

陵寢如嗣後祭品不堪怠忽從事者查出定行題叅仍移咨撫院蒙票行本道蒙牌仰該縣官吏查照

咨票事理嗣後該縣于未祭之先親看祭品致祭毋  
再不堪怠忽從事致于 題叅卽將馮九仕等火速  
解道各責十五板仍着看守  
陵寢憲票存案



存案事理嗣後該縣于木祭之先親看祭所設祭壇  
再不堪怠忽從事致于 題參即將馮九仕等處  
解道各責十五板仍着看守  
陵寢憲票存案

卷之六

